文肅王公文集卷之五十二

請卹典疏

奏爲懇乞
天恩量加亡妻卹典以光泉壤事伏念臣自蒙
恩賜歸養病入年于今不曾敢以無事冒嫌
上陳亦不曾以公事出位強聒獨有爲毋請
卹至情所不能已而
皇上亦既動心哀憫破格賜之祭葬矣自恨負
國罪重天禍頻仍臣妻封一品夫人朱氏

又於萬曆二十六年七月初四日病故即
今停柩在家尚未入土查據
會典雖有從夫恩卹事例而臣伏自揣一家
存歿榮冒已多無顏更以私官幷
請遲之至今會又蒙
聖恩未遺弓冶將臣男衡擢居上第父子再入
翰林而臣之亡妻適又會以本年七月初
四日爲三年滿忌之辰臣以孑然一身率
二三幼孫哭奠几筵之下因思此時此日
遠客孤男自循其衣冠簪組而痛乎[illegible]之
不及待也不知哀踊慟絕何以爲情即今
內外官紛紛爲父母陳乞仰恃
聖明孝理之下苟例可爲槩蒙
矜允其在臣男顧獨以有臣在前不敢自行乞
恩臣又若猥避私嫌使結髮糟糠同甘共苦之
人不得徼
華衮片言光榮不朽則臣又何以爲情[illegible]復思
方今公私困急礦稅繁興以

皇上至仁至明非萬分不得已豈樂爲此歛怨
招謗之事臣誼忝心膂休戚相關今日之
事但禮官一覆行有司一傳然之外必不
敢再煩
勑葬以糜公帑此盖愚臣一念不忘憂
國之心亦使亡妻有靈知其事由臣請禮殺
舅姑庶心安而魂魄亦安矣臣無任云云

賀
冊立冊封上

徽號疏
奏爲欣遇
慶典維新恭陳
賀悃事臣自蒙
恩放歸八年草野之蹤分不敢再溷
清禁茲者恭遇
明詔發中以今冬吉日
冊立
皇太子及

冊封

福王等王隨該禮部傳諭恭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振古鴻儀普天雀躍臣雖距

遠敢後歡呼蓋先是臣嘗從同官時行等

造

膝而奉

大對傾耳而聆

容音是時已知

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天常地紀粲若星陳

祖訓孫謀較如黼畫而臣錫爵又嘗特祓

廷宣九承

札諭自謂

君臣之相信可質鬼神而無疑以此訛議數騰

而臣不爲動遷期累歲而臣不爲驚乃至

於今竟成左驗

出片紙於半夜揚

休命於

大廷瑞叶星躔者正

青宮之位明申恭礪旋分
赤社之封既推
孝而爲慈亦自親而率
祖爰薦
重闈之顯號式觀
九廟之樂成此實由我
皇上稽謀自天盡倫惟
聖赫
爾霆之斷於淵洎濩蠖之中矢
金石之謨於晉窺蠡測之表所以陽和一布而
天爲反風
渙汗甫傳而嵩呼彌路其爲慶忭何待臣言顧
今
嘉禮備陳
曠恩遐布啟離明而繼照巳邕謳吟
培門祚以增昌尚資佑啓所望
聖師聖父躬自軫於民依亦使
維城維垣共永遵於

家範則豈徒
皇壽萬年
本支百世而已哉臣無任瞻
天仰
聖舞踊頌祝之至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問
安勸諷疏
奏爲喜聞
聖躬康豫恭陳天人感應之理懇乞
聖明仰順
天和益堅初念以綏
萬年福祿事該臣昨蒙
天恩存問不勝感激已於前三日望
闕拜表恭
謝遣孫齎
上既而
京師忽有報至以

皇上玉體偶於二月中微感風痰眠食少損臣
又不勝憂疑旋而
罷礦稅出繫囚起廢官報至則臣又不勝驚
喜北向稽首而祝曰此
萬年天子消禳保福第一義也既果聞
傳諭之後
聖體一汗而愈此時料已告慶
郊廟
臨見群臣真普天大美大快之事而臣愚夙切
近密勿渥被
恩私敢獨於萬衆謳歌之中無一言道喜哉竊
聞之賤臣庶女義烈可以激風霜志士勇
夫精誠可以貫金石豈有
上天篤生之子而一念之轉移呼吸不與
上天之和氣相符四海共戴之
君而萬年之福祿壽考不與四海之頌聲相應
者乎臣固以天人感應之理測之而知
皇躬勿藥有喜必不待蓍龜而決也芻蕘之愚

別無一得可獻竊謂前鑒非遠昔何以氣
祲迭奏變亂頻仍今何以人謠大同
天心底豫則
皇上至神至明可觸類而推也自礦稅諸使雲
擾徧海內而逆徒狂酋相與公傳僞檄駕
以爲名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群奴梟斬萬段而償
不得
國體之傷孰與今日
雷轟電掃萬魔迸散之爲榮又前此
朝堂之上大臣灑涕而憂小臣矢口而爭甚
者爲狂爲激幾如罵詈
皇上不聞之乎聞之則雖一切留中不理而消
不得
聖懷之鬱孰與今日上恬下熙四門洞開之爲
暢臣固以人和測
天和又以
聖體占

聖德而知
皇上之必無反汗也第海濱遐遠里俗囂訛信
宿以來流言數起有謂
聖諭已傳旋即改悔者有徧揭匿名榜於城四
門鼓煽搖惑者臣竊以理度之礦稅不罷
則已罷則
明旨一下各衙門已即刻發行外鄉遠郡已即
時傳到豈有可再收回之理乎人情方其
久苦無聊中心孤氣衰尚能強忍及至快
意當前美談在口而旋又奪之已哺之食
既還之命豈有不譁然鼎沸之理此得失
利害昭然甚明豈
聖明容有不知而愚民無端妄言祗自作口業
耳抑有愚慮凡
朝廷便民之政必爲羣小人所甚不便而百計
阻撓之至於礦稅尤其榮身肥家所倚爲
命不忍一朝奪去者彼必外託於孝順進
奉之名而陰行其諂諛逢迎之說或曰此

大利也或曰此成命也至於上而干和召
災則或曰
聖躬小疾已愈不煩懺悔也下而擾民激變則
或曰有司自能剿撫無足深慮也凡爲此
說者
皇上倘不忍難割之愛誤而一入其中則所損
不小臣今且不暇遠憂試徵近事當
玉體違豫時診視調理必問太醫不問目前孝
順進奉之人也檢方製餌必取諸藥庫不
取諸四方燒採抽辦之物也
皇上試以此痛定思痛足知此身日用飲食之
外俱爲長物雖積金如山載寶滿車而緩
急不得其一七一筋之用譬之灰塵過眼
了無重輕糞土沾身方當澡滌豈可更爲
之心煩於鳩斂體倦於經營抗
天怒以競錐刀彙人愁以充囊橐乎臣聞天心
仁愛人君必近示之小災而遠伏其大警
社稷

宗廟之身不可嘗試匹夫匹婦之賤或能勝予
故願
皇上乘此
天休方至之機
聖斷改張之日盡屏諂佞猛決狐疑曠然與天
下更始則臣見
聖心日間而無事
朝堂日靜而無譁玉板鏤鴻明之德神寶薦
萬斯之年豈不休哉豈不盛哉蓬蒿遠臣
避嫌引分已十年不敢言
朝事而及茲猥蒙
念舊之恩屬耳
維新之政不勝感喜交極間進一言然願
皇上陰採臣忠毋發臣疏以俯全臣思不出位
之分狗馬一念之誠臣愚幸甚天下幸甚
謝
存問疏

奏爲恭謝
殊恩事兹者伏遇
皇上以
冊立
冊封禮成加上
聖母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徽號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勑諭一道遣刑部員外郎王玠齎捧至臣家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周一梧等備辦羊酒
花銀表裏一同到臣臣不勝欣戴不勝感
激謹焚香叩頭祗領隨率子孫望
闕恭謝外先該臣與舊同官申時行等快覩
宮庭之慶共懷燕雀之私方具疏申
賀間而赫赫
詔綸皇皇
使節業已自天而下考之故事大臣存問之典
先朝雖間一舉行乃其人大率以老成名德論
年論望見謂無慙顧如臣者年未及耋老

之期望且在常人之後而猥叨
濫恩曲被遠軼彝章
殊錫多儀下光閭里臣竊自愧也及讀
勑諭首以
冊儲一事發揚臣等隱衷密論藹然家人父
子同休共慶之情然後知
皇上此舉不獨爲四方遠聽啟聾聵而破狐疑
兼亦爲十年廢臣推肝膽而釋罪負臣蓋
至此而不勝感刺於心汗沾於背已既復
自念古之大臣或端委正色而措國於泰
山或褰簾蹴蒲而定計於密幄臣皆非其
人也猶討往年
儲宮議起雖嘗從同官反覆疏揭不過即
皇上長幼定序一語次第敷陳臣等原無更端
自出之見可市爲名者既蒙
屢言溟頒吉期可待臣等又原無有餘不盡之
忠欝而未伸者今日之事如天自青如月
自明又如震雷一發而萬疑萬詡曠然氷

解以臣之愚越在州野但有傾耳下風伏
膺
明信已耳其他尚何容贊一詞獻一曝而以勤
九重萬里遺簪棄履之思
金莖玉露之賜乎伏惟
天地之恩非環艸可酬腹心之感非披瀝能盡
臣之所願惟願
皇上弘錫孝類大庇恩覃推此不遺舊臣之心
因并推舊臣感
恩圖報之心凡事爲狂愚激聒有所欲行欲罷
而未果者一切示人以日月之明四時之
信則臣且不獨爲一身一家受
恩受
賜爲謝且兼以
皇家萬億臣民人人造命爲謝以
皇家萬億孫子世世詒穀爲謝至於
皇躬萬億年弗祿壽考則自有四海之頌聲與
百神之祈祐無待臣區區私祝爲已爲此具本

專差長孫男恩生鳴虞詣
闕陳謝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知道了王鳴虞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賀生
皇孫疏

奏爲欣逢
大慶恭陳賀悃事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
日恭遇
皇太子第一子生於今年二月十一日
詔書到本府開讀訖又於本年四月十三日
接到
詔書以
聖母壽届六袠加上尊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皇太后臣伏在海隅旬月之間兩覩
宮闈大慶不勝犬馬一念歡戴踊躍之私謹
稽首頓首稱
賀者
璇宮毓慶茂延
百世之本支
寶冊歸尊永介
重闈之燕喜祗沐
疏恩於鳳檢遥欣
聚順於龍樓仰惟
皇上
大孝尊親
顯謨裕後慮先國本早定策於
宗祧憂軫民依遄
弛征於山澤乃眷嘉生之叶氣式鍾
繼體之元孫月吉誕彌會
慈壽登耆之始
天休申命屬

宸居鼎建之成爰
升號於雕珉載揚
徽於彤管子又生子一堂稱繞膝之觴
親以及親九有暨合飴之澤喜
多壽多男之並茂更卜年卜世以無疆凡與生
成惟均蹈舞顧如臣者凝丞舊籍夙依
日月之光林壑野蹤尚想
風雲之會徼
福況先於近列賡歌敢後於康衢伏願
崇護元良益光
聖善錫永言之孝類
宜孫宜子而宜民駐難老之慈顏
壽親壽身而壽國臣無任瞻
天仰
聖且喜且祝之至謹具表稱
賀以
聞
奉

旨覽卿奏賀朕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存問疏

奏爲感激

殊恩恭陳謝悃事茲遇

皇上以

聖母壽屆六十適會

皇孫誕生尊上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僖

皇太后徽號

詔告天下因而

推恩在籍舊臣特降

勑諭又道遣行人司行人牟志夔齎捧到臣家

存問隨該蘇州府知府李右諫備辦銀幣羊

酒等物一同頒至臣謹焚香叩頭祗領

望

闕恭謝外伏念臣乞身歸里已十有四年

而所蒙

皇上遣官存問之恩亦已至再然前此尚以
建儲階議得藉口徼榮今則朽廢多年音塵
絕遠呼嵩
玉陛既無緣仰瞻
日月之光捧冊
璇宮又不獲俯綴班行之末而
皇上猥以宸慈燕喜分賁草萊
綸綍恩華借噓枯朽且
重念其歷歲贊襄之久而
曲體其戀闕忠愛之私
遠馳萬里之使星
特輟五雲之仙露
褒加重衮越朝右以疏榮
享及多儀下里門而生色臣之駑鄙更切悚慚
念莫酬
高天厚地之恩敢自負銜環結草之志嘗竊聞
于里耳得間進其瞽言以謂方今
聖德聖政太平日新

文母文孫福禧滋至而朝負半闕天工多叢脞
之憂關稅未蠲民聽有二三之惑
御前積留中之章奏巖下多坐廢之隱淪此皆
朝士所常言或亦
皇衷所自悉乃臣姑以身事喻之七十陳人罷
癃餘命其優至於不耕不穫坐糜
內帑之頒而薄海元元獨無階請旦夕之命其
寵至於一問再問洊被
天書之渥而時賢濟濟曾未得蒙葑菲之收此
臣之所以處優愈愧受寵彌驚而不得不
效一言以報者也伏讀
聖諭贊襄忠愛之褒撼非臣所敢當
皇上苟念臣未罄之贊襄未忘之忠愛盍亦以
推恩舊臣之心因而盡推朝野士民之心盡
撤
內差盡蠲浮稅盡收在野之遺賢盡下
留中之章疏則臣見
皇上之孝慈自家邦而刑四海

皇上之福壽自一身而貽子孫將天保萬年本
支百世不足爲今日頌已故事閣臣蒙
恩存問當遣嫡孫兒男詣
闕陳
謝而臣今止有一男在籍一孫尚幼只得權令
同祖弟監生元爵代行臣不勝感
天戴
聖至深至切之誠謹具本稱
謝以
聞伏候
勑旨
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做試中書舍人該部知道
辭
詔命一疏
奏爲蒙
恩至重揣已至危備瀝萬苦眞情以祈哀免事

萬曆三十五年六月初十日接得邸報該
大學士朱賡等奉
聖諭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至意會推諸臣
已點用了朕思在籍舊輔王錫爵輔賛多年
忠誠正直國家多事之際可以共濟時艱欲
召來同卿夾輔協恭辦事卿可擬諭來行特
諭卿知欽此隨該吏部續奉
聖諭加臣少保兼太子太保餘官如故仍着差
官召來臣至是始敢信前報之爲眞感激戰
悚涕汗交下竊嘗考
先朝眷用舊臣如大學士張孚敬等其先或以
忤縻旋而召復或旣召之後尋復放免大
約不出三年二年而新陳更代忽如轉環
曾未有如臣起家侍
上之久從無片言之忤而及今則又以十三年
去國之逋臣七十四歲卧床之綿疾猶然
上塵
睠懷特蒙

陛召

君臣之間眞可謂始終盡善盡美臣縱有百身

豈不直剖心摩踵以報

所天忍死輿疾以趨

嚴命而事乃有必不可強者

皇上止以臣先年乞假專爲目疾氣力精神或

尚可備緩急之用正不知臣之邇年自母

妻連喪之後而骨枯腸腐不屬爲人久矣

記得甲辰元旦起床櫛沐將以展望

闕遥賀之誠行禮未終忽然隕地祗今得患

膝攣胸脹怔忡健忘等疾往往六時之内

五時臥床今日之言明日不記自家及門

僅僅數步非數人扶掖肩輿傳送必不能

前此其支離潦倒之狀地方之有司與鄉

里之士庶無人不見無人不可問也夫臣

身未登

朝而病已至此即一旦旅進

闕廷腆顏榮次晨入暮出借何力攙扶擬票

奉行屬何人代筆此事勢之必難勉強者
又臣年衰祚薄目前止有一男衡蒙
恩賜歸終養仍以疾痛經年安危未卜此又臣
一家私情非所宜猥褻
上聞然犬馬病身以此日夜憂煎轉益困劣若
不乞哀於
君父更當控訴於何人自今同升皆君子岩下
多老成棫樸薪槱惟
皇上所使而
自天嚴命乃忽萃於鐘漏久殘之人以期其消
埃一分之報臣之負
恩知其萬死難辭已然與其惜生重命處而便
身之負小孰與苟祿貪榮出而誤
國之負大等之爲負也臣寧從其負而小者
臣伏讀
諭旨有忠誠正直之衰顧自揣無當也
皇上倘亦以去年謝
恩疏內頗及時政間進讜言幡然有動

聖心宜忤得褒不惜借一人以勵衆乎如此眞
聖德眞
聖度矣乃臣則謂顧其言可用否耳使言果見
用則萬里如一堂不必見臣面也萬美歸
一人亦不必藉臣口也蓋聞古君臣之交曰聲
相應氣相求又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夫聲氣內合則忘形謀猷外順則忘言此
榮何必三旌而報豈徒一死哉抑臣又惟
邇年會推閣臣往往相兼在任在籍以僚
欽點今廷臣久悉臣病不敢入會推數中而
皇上乃於點用三臣之外特出
中旨召臣又特爲之陞秩遣官期以必赴
聖神獨斷誰謂不允而其流或恐啟傳陞乞陞
之端阻推賢讓能之路臣若在
朝必當諫止豈可更以身爲的招射也臣言
至此不獨爲身兼亦爲
國即此所以報
恩知亦即此所以代

陛見矣惟
皇上收回成命亟賜
允俞公爲國家存舊章私亦爲聾瞽全餘命臣
之感
恩眞生死而肉骨也臣不勝至危至苦呼
天待
命之誠謹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
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輿
情共仰愼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趨前
來吏部知道
再辭
召命疏

奏爲負
知負
恩萬非得已再陳新舊病形懇乞
聖慈俯從矜放以免誤
國事先該臣一聞
欽召之報當即馳疏懇辭不敢少延信宿以辜
聖懷虛佇之勤尋而
欽差行人司行人惲厥初齎捧吏部所奉
聖諭一道至臣里第宣讀臣當於
龍亭前扶病叩頭恭謝訖隨於七月初二日再
接邸報知臣前疏已下奉
聖旨卿忠誠端亮夙孚朕心去國多年時懷明
德近以世道未平人情紛擾特茲召還揆地
一新化機用終未竟之猷慰朕惓惓至意輿
情共仰慎勿固辭着差去行人上緊敦趨前
來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病耗仰負
殊恩罪甘萬死乃不意我
恩上批旨愈溫趣行愈急臣病未狂豈有受

知受

眷至此而忍終爲躍冶之頑金辭榮之朽木者
蓋嘗伏考累朝大臣辭恩故事官至二品
則辭年滿七十則辭臣今以年以官不啻
過已而以爲是皆常套不足報非常之恩
夫非常之恩則孰有過臣之今日
發命內廷拜官野次虛揆席以延佇輟侍從而
守催者臣誠驚誠感且愧且懼以此更不
敢用常辭瀆
聽而特以新舊病形昭昭在人耳目者一再爲
皇上申明一蓋先是臣初發疏時患有怔忡徒
忘痿痺等疾雖是苦足不能趨
朝而尚幸口未絕粒循床臥起猶或勉支近
乃於前月望中
欽差將到之日忽然嘔泄大作食飲俱廢至於
迎
詔謝
恩俱不能拜跪成禮然猶日夜引領而望曰吾

皇庶幾其哀臣放臣再造此須臾之命乎比今
温旨又下行人惲厥初當即詣臣榻前備宣
皇上惓惓至意言未畢口而見臣涕泗横流氣
息不屬輒亦爲之唏噓嗚咽而止臣於此
時能更着一分之詐更圖一息之安否又
復能臥家而理
國事扶病而赴
嚴程否矧膝前有病子乳下有穉孫兩世单傳
朝不圖夕臣之衰頹及此榮遇情既不忍
棄家而出勢又不能携家而行兩地憂懸
狼狽愈甚臣亦知疾痛不祥之事非所宜
瑣陳於
天地父母之前然使臣諱而不陳陳而不見信
則勢必將以一身累一家以一家累一國
皇上何負於臣而得報至此哉抑臣前疏有云
不獨爲身兼亦爲國言之似佞味之頗長
夫
皇上之召臣將以冀臣之用也而

內傳特旨出格駭聞之甚則臣之身不安臣之
身不安而天工爲之曠國體爲之傷非
皇上所以用臣之意也今之論者猥見尚書于
慎行葉向高與臣皆在遠蒙
召以爲事同一體不可爲一臣而兼綴二臣之
行殊不知臣之所處正與二臣不同二臣
新被
命再辭而進或是事宜臣舊臣也如其可出
則必不辭其不可出則雖累辭至於再四
必不敢憚煩而止也乃臣竊屬耳近日言
官之論列多猜旁指揔未悉病臣心事或
謂臣特達受
知事體隆重必須得
皇上虛心委任與之更始臣乃可出此教臣以
去就要
君者也臣所不取又或謂臣安臥多年今日所
蒙大出夢想之外臣且驚而未必肯出此
疑臣以偃蹇要名者也臣亦不取臣之區

區獨有眞病眞情不欺一字明可告
君父私可質鬼神而至如
聖諭所云世道未平人情紛擾此則自在
皇心一念轉移間而非草野罷癃所敢任所及
謀已惟
皇上始終哀而允之臣不勝長號叩
天懇欵祈控之切
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遠揆席抒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縈念如國
家何宜即日就道慎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謝
存問蒙
恩疏
奏爲
恩綸疊降涯分厚逾懇辭超廕以安愚衷事該
臣近爲辭

召未允再疏陳情間會又接閏六月中邸報蒙
皇上將臣去年謝
恩原疏批發下部奉
聖旨覽卿奏謝具悉忠悃朕心嘉尚王元爵與
倣中書舍人該部知道欽此臣之謬悠再塵
天問因自念病已中於膏肓
恩莫酬於埃露野人芹獻粗表葵誠乃不意積
月塵埋之牘尚存
御前匹夫道聽之言狼垂
宸奬重以賞及延世超授京銜而臣之愧甚矣
記得三年前臣曾遣孫男鳴虞齎謝第一
次
存問蒙
欽授中書舍人會其夭沒不及爲之辭謝今日
所蒙又適介於辭
召辭官之間誠恐言語愈煩
天聽愈厭而此心終有不安者竊念臣弟元爵
幺麽孺子眇未諸生祗緣同堂骨肉之親

得承一介行李之乏分於他臣齒卑地賤
不敢輒有覬覦而乃今一旦辱登侍從之
班致身日月之際何緣何福可以堪承且
問其所以得此乃
恩授非廕授也乃爲臣齎疏而授非自已考中
而授也臣聞名器不可濫假大福不可屢
徼今身在辭
而反故聽子弟冒
寇初心之謂何家教之謂何用敢不待第二疏
下先陳愚款以冀
聖慈之回聽愚衷之少安焉臣無任云云

三辭

召命疏

奏爲三瀝病苦至誠吁祈
哀憐以終
聖恩以保微命事該臣昨以蒙
恩召用再疏懇辭奉
聖旨卿德才並茂中外具瞻朕以時事多艱召

還揆庸抒猷輔治正在此時卿亦何惜一行
不以慰朕心而副民望若爲子孫縈念如國
家何宜即日就道愼勿再以疾辭吏部知道
欽此隨該吏部移咨到臣因而備宣
屢旨將臣去年所上謝
存問疏
特賜追贈仍爲俯納瞽言褒其忠悃欽授臣從
弟元爵爲試中書舍人
殊榮異典駢集一朝
延賞推恩貽於兩世臣之忝冒至此本合另
本陳辭但以身受
恩知特達非當爲重則子弟之因臣受賞爲輕
除已飛書令其即日就官而臣代爲之望
闕遥謝外惟是萬苦切身有必不能強抑私
情畏罪中止者謹三瀝至誠以祈
哀允而
皇上試垂聽焉臣惟忠臣之義止於不欺身未
絕金閨玉輦之籍而心反躭山林皐壤之

安時方會攀龍附鳳之緣而只但陳疾痛
顛連之苦若此者揔謂之欺於人爲驕蹇
於物爲鬼怪臣非喪心病狂不忍負
國自負至此也乃茲疏辭愈數
詔罪愈溫若眞以臣時毗
主不可無臣則臣在
朝之薄力在野之微言已畧效於
上前飈風枝窮豈堪復用抑或疑臣之欺厭臣
之瀆故斷來章責以大義則臣知罪矣已
復三思
皇上之於臣天地也天地豈以草枯木朽而遂
廢栽培
皇上之於臣父母也父母豈以子哭兒啼而不
關痛癢且臣犬馬病痼已具前兩疏中而
目前最苦最急者眼盲足痿寸步難前血
耗精銷諸事不省晝則迎醫問藥汲汲如
在夜則伏枕循床耿耿忘寐此自臣量年
量力萬不可强而非獨爲子孫榮念也乃

明詔切責之語老臣祇犢癖鳥哀雛誠亦不能
忘情然以
國事家事權之輕重則有分矣而以公私緩
急論之時雖多事
聖政方新矧又有四臣在閣贊理臣之么麽如
鳧鴈之集江湖不足爲多少而臣男之病
乃在安危旦暮之間臣之衰頹既無別子
可任男六世世又非藥石可支若無臣男
豈復有臣身臣身既無又豈能報
國此實有生之至苦
聖念所必矜也乃近聞建言參政姜士昌從旁
爲臣熱中疑臣出而無補以爲臣言不行
臣終不可出此又墮臣疏中去就要君之
說臣之所不取也況士昌之意主於收錄
遺賢原與臣去年條奏語合而臣又自反
生平從無妬賢嫉能之事天知地知
皇上知之舉朝之君子亦或知之而士昌一人
之知不知又何論哉抑臣又惟人臣立身

遇主苟自保不貪一錢不壞一事不害一
人則外間千唾百罵呼馬呼牛何不可直
受乃新舊同官朱賡李廷機一聞人言相
與動色陳辨祗描寫得世途之窄揆地之
輕非所望於老成也臣言止此所乞憐於
皇上者亦止此嘗記得晉臣蔡謨以累辭召命
爲言官所劾坐免爲庶人豈以
君綱臣紀偏安覇代能持之而
堂堂天朝顧容得罷癃廢臣掉臂而逃任使矢
口而薄榮次邪臣言至此誠萬死甘之而
一身之出處與人言之毀譽俱所不顧矣
惟
皇上始終哀而免之臣不勝啣
恩負罪懇欵激切之誠
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愼勿
再辭吏部知道
辭疏外密奏
原任大學士臣王　密
奏臣之辭疏已迭通政司封
進竊謂疏旣入封則必當先迭藁而本司官
未必有與臣同心腹者也所有至深至密
之私語於
皇上有益而於外廷爲觸忤於臣心爲積誠而
於章疏中有不可直達者臣且日夜引領
以望犬馬病間得身赴
闕廷口陳獻替乃今天不假緣形勢轉急度
必不能再出事
上耿耿遺忠若不以此時伸布則無日矣謹另
具密揭以
聞臣惟人臣之義以有犯無隱爲忠而以賣直
沽名爲罪方今內外章疏連篇累牘指陳
時政其果有犯而能無隱乎臣雖在遠每

竊觀邸報中惡言詈語揔斥
乘輿鬼泣神號遍傳都市甚而誣指清朝爲叔
季逆決危亂於崇朝
皇上但以禽獸畜之一切置而不理以爲我之
量大正不煩言彼之氣衰久當自定而不
知此輩方將恃
皇上之不瞋不喜因得行此賣直沽名之計將
來其氣愈盛其言愈長詈淩詬誶之禍又
有甚於今日者臣聞之曰主辱臣死又曰
見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今
皇上之辱甚矣小臣之無禮極矣臣身未立朝
夙叨心膂得不爲
皇上三思免辱之圖以庶幾於鷹鸇之一擊乎
然而事有大難者夫
君父至尊必須自立於一毫無過之地然後令
出惟行法行知畏而
皇上特不忍宮庭咫尺之好以招喧呶之口今
若不大加改革一番而徒加罪言者則彼

將腹誹而議曰我以爲忠也又將挾妖黨
之流言曰我以憂亂也至此而
天威不可得加
聖口不能與辨此臣之所謂大難也以臣愚計
之降磨蕩妖只在須臾絕訛止謗非假威
力且聞
皇上先此曾謬譽臣清矣而臣非能清也止以
起自田家所求不過一飽一煖而及其遇
主知食官俸並於一飽一煖之外無所增加而
臣以此益悟金銀財寶飢不可食寒不可
衣毫於此身無益而反足爲累此蓋匹夫
之淺見不足聞於
聖耳而以小推大理自同然矣
皇上雖曰尊同天地而朝夕所需豈能過此一
飽一煖今積藏
禁帑委之無用而徒令計臣日夜憂貧貪吏
因而藉口頗聞各邊軍餉亦以積欠嗷嗷
日謀揭竿稱亂者此非好稍息也何不先

其未發幡然

降旨盡除關稅

召還內差仍稍稍斥散內庫之有餘以濟邊儲

之不足而天下豈有不歡呼踴躍以頌

聖德者匹夫孺子此時若再有後言三尺具在

何法之不可行至於寢閣

御前章奏尤屬無謂尤爲易處矣

萬幾雖冗豈爭此片時繙閱之勞積案雖多亦

自有擬票承行之吏乃至十疏九格以資

群小猖狂之口以蒙萬世不白之誚豈不

可嘆豈不可惜夫臣之所嘆惜者

留中之章奏也而章奏之中亦自有緩有急且

如九卿庶官之推補無一事可緩而九卿

之中以吏部都察院爲最急庶官之中又

以六科十三道爲最急部院缺正官而以

卿貳署其事彼既以傳舍自處而人亦以

代庖越俎狎而玩之其於黜陟進退之間

精神安得盡展布事權安得不掣肘悠悠

道路猥見
皇上久虛此缺羣猜亂伺以爲
聖心但利缺官之俸不爲用人行政之謀此
可嘆可惜之甚者也科道官喜拾風聞妄
言顛倒誠亦有之
皇上所以屢格考選之疏不過欲裁抑此輩以
清耳目以鎮囂狂耳然而正不知考選久
停則被抑者皆未考未選及已考選未
命下之人而見在考選授官年深者寥寥數人
勢不得不槩從始息以備各差之用於是
考察降調及年例外補之典盡廢而科道
官方將積資累俸以待九列之推陞如泰
山之不可動搖矣言語意氣轉覺飛揚睥
睨雖旰絕無疑阻然則與其故意裁抑留
不肖以塞賢者之途孰若稍事疏通簡新
進以決舊日之壅此則臣之私論明開言
路陰散狂黨爲今日攬權最上着也此外
則又有建言爲事

欽遣之人紀錄收用頗亦爲時情所急曾經臣
累疏勸行者
皇上誠一旦下部令其分別才品以需漸用如
此人情無不可收物望無不可慰何至以
堂堂
萬乘之尊而陰受匹夫之侮汪汪千頃之量而
反招拒諫之名乎臣言至此誠忠誠赤誠
見
皇上事事堯舜而獨此一二極易處之事橫遭
口語臣實不甘爲此容切具揭期於至誠
感動
辟之榮哉
風雷之下萬口盡塞臣雖永廢豈不勝三徵七
皇上倘默鑒臣忠斷在必行則必須先期
放臣盡泯
知臣
眷臣之迹使天下知其言不出於臣善皆歸於
上而臣之願畢矣記得先年在閣時每遇此等

密揭常手自作書今竟苦病眊絕筆而男
衡又病不能爲之代書只得令幼孫時敏
未成文理之兒謄寫而臣親自緘封以付
家人王勉隨便附
進外不使通政司官知內不使在閣同官知庶
亦見遠臣不要名不漏言之意耳至於臣
辭
恩之疏雖係露章但恐
一下閣臣擬票不免爲同避嫌一體報格今
事已急矣言已窮矣更祈我
皇上親批親允免傳閣票使病臣死生出處一
切歸命於
上尤臣之大願也臨揭北向叩頭涕泣不知所
云
僕最不喜宣傳諫草平生未嘗刻一字雖
先正如楊文忠徐文貞皆有之而僕不敢
效也乃近聞省中有言僕曾刻諫草不知
何據惟是一揭業已被人指目曾經告過

皇上遍送各衙門恐日後久遠仍有揑妄混真
理外傾害者昔鄒浩諫立劉賢妃而焚其
疏草後人遂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辨至及
于禍故不敢不刻耳

戊申十二月三日錫爵識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藏 明代傳世文獻數位化計畫

文肅王公文集卷之五十三

四辭　召命疏

奏爲病苦至極萬難趨
命懇祈
聖恩憐放并乞
賜勘以明不欺事昨該臣三辭
召命奉
聖旨朕以卿耆德碩望特用簡召前已屢旨敦
促何又有此奏念天氣嚴寒可於交春之初

着原差官守催安車就道以副朕惓惓延佇
之懷妄言阻撓的已處分了不足介意慎勿
再辭吏部知道欽此臣以罷癃困苦屢辭
恩召分甘萬譴而
皇上猶然未加厭棄
批荅如響至如曲推臣隱疑其避言優假嚴程
遲之改歲眞藹然家人父子之情然臣則
常言之矣身之將隱何恤乎人言臣身已
久處事外而猶遲迴前却以避悠悠之口
臣之所不爲也不俟駕之義聞之已熟臣
受
知如此而顧避冷就暄擇日以應鋒車之
召臣之所不敢也臣今年七十五歲矣命危於
朝露死輕於鴻毛苟得一當以報
上區區頂踵曾何足惜即如新輔于慎行一望
闕廷而死死且不恨何暇計人言之毀譽道
路之寒暄哉惟念內閣之官職在贊理密
勿

皇上原不賴其筋力之用而臣今日之病乃不
專在筋力之衰疲而在精神之憒亂旦暮
相與之人或不識其面目或不記其姓名
人有遺臣以書者或竟月忘荅或一日三
作荅而臣懵然不能憶也此等情形乃正
與密臣職業相左臣雖欲誓死酬
知強柴赴命而終不得矣蓋臣自男衡病困以
來臣身以望八之年內憂病男外支庶務
宜其恍惚顛倒至此之極見今家庭肘掖
之間已頹壞不自理爲閭里所歎況進而
理天下之事哉臣伏讀
温旨勉以初春就道而臣男之病會又以交春
加劇口不能出一言足不能移一步羣醫
束手眠食都廢揆之事勢恐無全理臣因
感同官賡雖失壯子然哀痛已往付之無
可奈何或尚可割情狥國而臣男旦暮喘
息尚有一絲未斷若臣掉臂捨之而出則
虎狼之不若疑亦

聖慈之所不取也當臣甲午之歸日止以暴病
困劣舊閣臣趙志皐等爲之苦請得垂
恩放今狼狽窘迫萬倍往時而以同官在遠未
悉臣身事心事果是如何則不得不相與
避形跡之嫌如再擬
温旨不能爲臣明白一言則臣死無救矣伏望
皇上將臣此疏發本處撫按官會同原差行人
惲厥初查明若臣非惛忘誤事之極臣男
非危迫垂命之時而敢抗違
欽限辜負
殊恩至此臣甘以欺罔受誅夫臣自蒙
召以來原差行人及地方官誰不樂于勸駕
臣敢引之爲證自于
嚴譴而不辭也
皇上即此亦可以諒臣矣臣不勝哀祈乞
命詞窮情窮之極
奉
聖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

旨敦趣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
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宣諭從容調理安車
就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

五辭

召命疏

奏爲感泣呼
天誓甘萬譴以祈
聖明哀察事臣以私情仰辜
恩召閱日已幾一年積疏至于四
上而臣之苦極矣臣之罪大矣乃茲再奉
温旨時勢多艱朕以卿老成人望特行召用屢
旨敦趣如何又有此奏卿精神矍鑠子疾諒
亦不妨着撫按官省問宣諭從容調理安車就
道以副朕延佇至懷吏部知道欽此隨該巡
撫都御史周孔教奉
旨到臣里第省諭訖臣謹望
闕遥謝外臣比者每讀
聖諭未嘗不感

知慟哭誓不欲生豈尚以蒙
寵未極更博一撫按之省諭閭里之誇侈而後
出哉臣前疏之所以急於請勘者正以
主恩愈急臣應愈緩必須先覈其真僞而後酌
量其
恩施使臣所陳病苦不真則臣爲欺
天欺父母之人死有餘罪萬萬無再辱
宸眷之理使臣言而真則豈有赤子入井號呼
至迫而父母不爲之手援僅以粉糖塞其
口哉見今臣父子痛苦顛連之狀行路共
見舉朝共聞甚而有千里故舊爲臣是醫
合境士民爲臣禮佛者此皆仰推
皇上腹心手足之恩而實亦臣真情真病所感
皇上但一揣人情足知臣心之無他臣窮之可
憫已乃
聖諭尚謂臣精神矍鑠子疾諒亦不妨以此寬
臣慰臣不過盼臣一見耳顧臣則正苦無
見

上之緣誠得扶持病身面承顏而口訴哀也則
上之憂臣必勝于臣之自憂何以言之他人精
力尚有神志可與相衡今臣昏忘憒亂之
極神與形盡敗矣他人疾病尚可日月計
痊今臣男衡之病累月而年累年至千日
而生理轉窮矣臣之謬悠既自以身嬰疾
疾爲男衡早夜侍寢嘗藥之累而今日又
以男衡積勞成疾轉自爲憂生救死之累
父子相累終無已時苟更忍貪戀
朝榮使父北子南相隨隕滅則天壤間豈復
有此人耶夫爲國忘家臣久聞之使臣出
而有益何惜一男之命而
皇上猥以時勢多艱責之贊理臣歸田以後回
思在
朝光景實同隔世初不知近來時勢如何每
于田間一接邸報但見人人眼生節節面
生爲之浩嘆今試起一十四年不在仕籍
不參密議之人而問以今日時勢何者最

艱弘濟之術以何事喫緊則有口呿而不
能對目瞪而不能言矣惟是目前一二
大政人所共言而臣之所已言者揔不過在
皇上反掌操縱間耳臣今身既長隱若復嘵嘵
强聒又恐犯首疏要
君要名之嫌有如
聖念未忘臣忠改絃更化正亦未晚瞽誦矇箴
足可代面倘雲久密而不雨雷欲解而復
收臣疑能黽勉赴
召一望
闕廷之外不過十日九卧而已乞歸乞休而
已無一分以濟
國家而先隕病男之命
皇上亦何取于臣而忍見臣困苦支離一至此
也
聖諭本令臣從容調理此疏儘可從容特以父
子病形病情斷非日月所能上道而徒以
空名綴朝籍幻影留人間上塵

君父未割之恩下資同列避嫌之口猝有羽書
沓至而前席尚虛流言日騰而安車未駕
誤
國誤事罪皆由臣干虀萬粉復有何及此臣
所以不能不惶急哀鳴冀蒙
曲聽者也臣一門父子死生決在今日惟
皇上姑以螻蟻畜臣以草芥棄臣罷癃之力雖
不任干負薪駑蹇之軀尚得免于加策臣
不勝情迫詞窮號
天待
命之至表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遵屢
旨安車就道入朝贊襄以慰朕懷子疾未痊
不妨待卿同來沿途調理慎勿固辭吏部知
道
六辭
召命疏

奏爲身事心事極危極苦六懇
天慈收恩赦罪以全微命事該臣昨以辭
恩未允五疏陳情冀蒙
哀察奉
聖旨召卿已一年延佇日切今邊疆多事朕方
宵旰焦勞豈卿堅卧之日秋涼在近宜遵屢
旨欽此臣雖在遠然既蒙
道
皇衷眷思何忍遂同路人不關理亂即如近者
滇賊之猖狂建夷之反覆間亦嘗剽聞一
二慨然有爲國分憂之想既又見近鄉數
郡之地大浸稽天號呼滿路維桑與梓臣
亦豈獨無一體休戚之情況違
詔已至逾載辭疏至于五
上而
聖懷延佇愈切
明詔慰勉愈溫臣之病身一面感

恩又一面懼譴若復冥然悍然必行已志天地
鬼神在上寧容此人所爲呶呶不免饒舌
者直以身病兒病自春涉夏杳無痊可之
期而
聖諭顧反責以秋凉就道且令臣男侍行使秋
凉可待何去年之不能待而遷延至今又
使臣可勉行臣男可以侍行又何不能且
出候
命如往年暫寓高郵故事而及今尚高卧里門
坐要
俞旨此豈復有人臣禮耶見今遠近名醫爲臣
父子而至者皆親見臣涕泣漣洏爲之拭
淚臣男呻吟徹夜爲之廢食
皇上不覩其形且察其影以爲如此尚堪鞭策
尚堪延佇否有如尚疑臣精神未衰止以
男病籍口則何不以往事驗之益先是臣
年六十有九而臣男已告終養矣當時臣
男初叨甲第向用方新豈預知臣之有今

日而逆爲避榮之計乎使臣精神尚可支
持臣男縱自隳其强仕之念亦何忍錮臣
以不祥之名乎必不然矣又臣七十以前
當子孫榮盛家慶駢蕃之時尚不能出門
數步揖拜賔客而今七年以後當子病孫
单門祚衰一之日顧及能扶輿奔命遠涉
萬里之程乎又必不然矣至如臣男自得
疾來廢言語者一年廢寢興者一年而及
春并廢粥飯者又以半年而大於身腰細
于頸路人皆憐其將死而甚或訛傳其已
死如此情形總瞞不得青天白日而
皇上又以何疑夫不疑而妄以爲有疑臣之不
肖也然
皇上何以使人之妄疑得非爲固執
初旨以彰獨斷重怒流言以示至公稍涉有心
便成疑網以臣言之正不如
哀臣放臣徑自從中
賜允不必更發閣票使天下明知我

皇上始以獨斷召臣終以獨斷全臣于臣益榮
于
聖德益有光而閣中亦可免燈燈相續之疑矣
原係身事心事極危極苦至情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恝
然堅卧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
六疏外密奏
具官臣王
謹密
奏臣惟古稱報恩有生斷環死結草者乃臣
今日所蒙環不勝斷草不勝結矣惟是日

暮危喘死生永訣積有野人芹曝之獻若
不及今少效萬一竊恐竟鳧私恨永無瞑
目之期記得同官于慎行尚書馮琦皆于
奄忽之中進危明之論而臣腔血未冷忍
遂悒然凡今言時政者皆云稅差未撤章
疏久留九卿科道之不補建言罪廢之不
召以爲最關理亂而臣則謂此皆廷臣及
臣等之所已言
皇上所再三許以罷革許以發行者也群臣所
候者
皇上之旨也
皇上自有旨而自發之復以誰候哉伏讀
聖諭有邊疆多事朕躬日夜焦勞等語顧臣竊
謂今日所憂乃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在
寇亂而在人心人心之離又不在一時而
在平日年復一年苟幸無事則可相安於
忘言而今滇南遼左絡繹告變近鄉浙直
一帶且大荒大亂不成地方矣感天動人

更無他事惟望即將年來
累下之旨早踐而力行之救災在此救亂亦在
此臣姑不暇遠引且以近事驗之如一
冊立也王家屏請之未行也而人競以爲忠
至于一旦舉行而舉朝頌
大聖人之作爲無敢有一人分功者豈非不行
則善歸于臣行則善歸于
君乎一建言也在艾穆等人爭言其失而鄒元
標等人爭言其長豈非用之則名在
上而不用則名在下乎一稅使也陳奉之惡過
于楊榮楚人之怨深于滇南而奉身與楚
俱完榮身與滇俱敝豈非早則權在
朝廷而遲則權在亂民乎一行取也昔時三
年一取何以帖然今八九年一取何以反
譁豈非早則公論定于
上遲則私議淆于下乎此皆可反推而得不待
臣言者以
皇上神明天縱從前一二大事何嘗終尼不行

然必至于望者倦言者厭紀綱壞盡怨讐
擔盡
皇上費幾多瞋怒又代大臣費幾多辨白至于
不得已而後行此如膏雨久屯黍苗先槁
霜雪後時螟螣已生其中釀亂基禍有不
可勝言者矣而
皇上且見以爲緩而無害也遂至于無所不緩
適有傳戶部告急疏者倉無數萬之儲軍
無半年之餉二百年來未有此極窘極急
之時而東南水災又告矣太倉又將闕一
歲之儲邊軍又將闕數年之餉矣中外洶
洶朝不圖夕有如倭虜乘虛邊腹盡亂能
令戶兵二部空手應敵乎
內帑之儲能終扃而不發即發亦能濟于事
乎嘗讀史至唐德宗以累年瓊林大盈之
儲不能償糲食菜餅之怨是可見聚財不
如散財而散財早則錙銖當丘山之用散
財遲則丘山不能當錙銖之用臣前所言

遲早緩急之說即此亦是喫緊事也又臣
每見近來
朝廷庶政叢脞總由
皇上疑外臣之多懷二心如近日南北黨議及
行取之紛紛是也然疑其人則當顯究其
人之是非不當爲人而并疑其事疑其事
則當直窮其事之得失不當爲一事而旁
及於事事夫
聖明在上至于事事可疑而天下乃無一事可
爲者然則錢粮之進收武官之遷除內臣
之奏訐獨何爲朝發而夕下若斯之急也
人雖堯舜誰能無過要以亟斷亟行縱有
瑕疵終不失爲日月暫時之食而稽留不
決縱萬全萬當常爲風雨如晦之時
祖宗德澤不可長恃
宗廟神靈不可長保惟
皇上思之思之慎之慎之臣今已矣祇此矇瞍
迂論萬里可以當面談寸絲可以補

衮闕而尚有發揮未盡者前已附之首疏密

揭中

皇上倘一并檢納亟賜施行政可不須見臣之

面而臣亦可少抒戀

闕之懷已緣奉

聖躬焦勞之諭且適當此燃眉厝火之時憂不

得不深言不得不直盖亦股肱一體之誼

當然而萬諱不敢避萬譴不敢逃者也古

記有之鳥之將死其鳴哀人之將死其言

善所望

皇上以死憐臣就以此疏當臣遺表臣不勝哀

鳴涕唈之至

辨論密揭疏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明懇乞

聖慈亟發原揭以保孤危以彰公道事該臣昨

以五疏辭

恩未允續上一疏候

旨間忽接邸報見南京給事中段然一本爲險
相擅權交通亂政懇乞并究等事叅臣暗
投密揭以開害正比周之門又因而及見
輔朱賡與臣會本交通亂政極其醜詆然
前爲臣鄉鄰縣知縣其人能任事喜高談
臣嘗推奬而愛護之今遂能首發大議攻
臣隱曲壯則壯矣然而未確也臣向者節
見言事諸臣指天詈日無所忌憚以
皇上之聖明豈更無委曲轉移之望而至于矢
口求忤若縣的掛榜者臣心實不以爲然
臣又見
皇上不問是非緩急一切置之不理使藥石等
于荼蓼鴟梟跡于鳳凰心切痛之念
皇上所以招疑取侮惟此二三大政在廷諸臣
不之已屢臣腹心舊輔不當自同於外臣
害言之稍激以悚動
皇上之聽又不得不首借人言以開自牖之端
疏發之日臣焚香告天手開手閉寔不使

一人與聞竟不審是何人傳洩又不審何人盡改其詞且添造惡言如所謂奸黨傾害朋比行私及姜士昌事公心私等語致令盡入叚然疏中此蓋以遠視遠聽勢難隄防衆口衆心不可逆量臣寔愚而自墮彌天是非中然臣揭未遠尚在御前可覆而按也今萬不得已只得一面將揭草抄送各衙門一面請皇上檢發原揭以示外廷人心不死公道有在使諸臣虛心評之將謂叫呼以翹君之過者爲是乎抑以委曲引君于善者爲是乎宣諫草以歸美于已者爲是乎藏諫草以歸美于君者爲是乎科道官不考察不年例者爲是乎抑以考察年例者爲是乎料叚然必未見臣全疏倘見全疏未必不靦面咋舌自悔其失聽失言而外廷憂國之臣亦必有嘆息泣下哀臣之忠者臣無所容辯也獨可惜臣一片赤心止據先年禁

容之臣例得各自言事不關外廷因而間
進苦言痛匿名跡以報非常之遇今不幸
事機一泄盡負初心却反自求宣露豈不
痛哉至于然所云交通亂政以爲通見輔
朱賡乎則恐賡至今日尚未聞臣之有揭
也以爲亂政則試使
皇上行臣之言亂乎治乎嗟乎苦矣臣蓋至此
而報
恩路窮既以自痛且痛同官朱賡等容身亟謗
之路亦窮矣正草疏間別有所聞給事中
胡忻又論臣排擠正直虧損元氣甚而指
趙南星顧憲成之斥以爲事皆由臣記二
臣得罪時臣皆有救揭此時忻未在朝容
或未知至于顧憲成之謫在臣歸二日之
前臣將爲誰而驅除沈一貫之歸又在臣
歸十三年之後臣又何利而求媚若曰求
媚以圖再起也托同官以了未完也則臣
男先者又何急而告終養臣今日又何苦

而力辭悠悠理外之言總不足辯顧臣今病苦且死止求一放而不諒者尤動以臣爲傾險以同官爲黨比臣之不平于中久矣請率其愚而直言之夫閣臣非天子之私臣也朝綱國勢實相倚爲重輕從前論閣臣者必摭其眞贓實犯數其罪而攻之未有空無一證可以望影而射者也亦必當其權勢赫奕時而冒死以觸邪未有震搖已仆之木逆折始抽之芽而可自以爲名者也今恣其口之所欲言天下更不問其意指之公私如何事理之有無如何總名之曰直而閣臣曾不敢申眉一論辯焉及其言之而得罪則曰閣臣得罪而不救救之而不得則亦曰閣臣甚而以他事蒙譴無所籍口則又曰閣臣是閣中乃天下第一攢鋒聚鏑之地而閣臣又天下第一困窮無告之人也尚安望其可否一人主張一事哉所以然者止緣諸臣人人言去

皇上人人慰留在朝者不得效其忠在野者不
得全其潔以致進退觝觸憂危如此
皇上若必欲盡反其道則如臣眞衰眞病萬苦
不堪者即行
放以絶羣疑此外二三閣臣
皇上若信之果眞則請盡發出留中疏揭使其
得失與天下共評之功罪與天下共見之
當進而進當退而退明明白白誰敢議其
後者不然而置之若疑若信若用若不用
之間其中情之聯阻既足以叢天下之責
而外貌之優崇反適以招天下之思蹲嗒
紛紜勢所必至雖日更一閣臣以謝言者
而言者終不息雖日逐一言者以謝閣臣
而閣臣終不安政府且幾爲訟場而
皇上不將孤立于上哉臣言至此知且以身爲
射的所恃者臣身已隱臣詞甚直實無求
于人亦無畏于人計此時第六辭
召之疏或已蒙

賜允倘尚留中望
皇上亟行批發先放臣身而徐下臣言以知我
罪我付之天下後世自此以後千刺萬剡
臣甘之矣誓不復置一喙矣臣不勝懇激
俟報之至爲此具
奏以
聞伏候
勅旨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讜言至意言官
掇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爲狂躁但以新進不
諳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頃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
八辭
召命疏
奏爲政地久虛病起無日入懇
天恩哀全父子微命事該臣于八月中具有第
六次辭本爲身事必事極危極苦等事奉

聖旨覽卿奏身病子病迫切至情朕已悉知但
今國事方殷民生困急即如江南災傷連及
數省艱危之狀卿所目擊元老重臣豈能恝
然堅臥不爲國家分憂還遵前旨安車就道
仍同卿子沿途調理前來以慰朕倚任延佇
至意慎勿固辭吏部知道欽此又該臣聞言
給事中段然奏疏隨具
奏爲
恩深招忌赤心未間等事奉
聖旨卿之密揭原是忠君愛國讜言至意言官
掇拾風聞輒行論奏甚爲輕躁但以新進不
諳事體姑從輕恕覽卿奏朕俱洞悉頃已有
旨促卿入朝還宜勉遵以慰延佇慎勿苦辭
吏部知道欽此臣以堅辭
召命孤負
恩慈因而密獻忠規分甘譴忤乃
皇上謬許爲忠君爲愛國而乞哀之疏顧反未
蒙

見憐若以臣言爲不足信詆臣者爲不足信則
學臣楊廷筠之知臣薦臣爲臣乞放者亦
不足信乎以七十五六歲朝事夕忘十步
九跌之人而責以贊襄
國事以臣男經年食不下咽足不履地之人
而責以沿途侍親調理是
皇上明料臣之欺而反賞臣以欺也若票出同
官是同官明知臣之不欺而姑教臣以欺
也臣不知其解矣悠悠海内誰無父子之
親而臣之有子居則賴爲阿保行則仗爲
導師更有出于兒女情外者疏發之日臣
且日夜向臣男而泣哀其將死不得久侍
臣也臣男又日夜向臣而泣哀臣之爲子
而死不得再見
皇上也記得先年蒙
恩予告還鄉臣母獲遂首丘臣亦得以苟延至
今然則
皇上眞臣再生父母也其在今日晷刻之命百

倍疇昔疾痛長號又非
皇上之望而誰望者至於風聞洶洶則臣固已
明知而明犯之業如前疏所言一切置之
不辯矣而臣一腔忠憤死不可吞竊欲自
比宋臣韓琦富弼身不在朝力爭新法故
事法言巽言總求悟
主顯諫容諫槩不及私若謂臣爲險爲毒爲交
通者則此容揭中何事不可言臣何爲反
逆杜言官之重處力勸考選之亟下與廢
錮之早收又何不於此時巧張異已之羅
陰樹同官之幟而顧于辯疏明白代人受
敵哉諸臣亦曾一細察其指歸否也
聖諭謂地方災傷責臣一出料理此誠百年未
見之災然
皇上既以霈發德音盡蠲浮稅原不待臣料理
而臣亦可保無旦夕之憂臣所憂者內閣
首臣職總機務如一舟之有柁師而臣以
萬不能出之身虛懸首揆之缺者兩年於

茲同官見在三臣又或以身自引疾急需
代匱之人或以地迫嫌疑苦避當權之路
皇上若不以此時亟放朽臣別簡賢良付之國
柄而久試無柁之舟于風濤晦冥中聽其
自浮自沉驚危可企足而待此則
皇上不當爲臣一身一家計一鄉一國計而當
爲
社稷計矣臣今疏已八
上過此一月又入新年念當普天稱慶之辰非
臣不祥訴苦之日以此不嫌旦夕請命甚
急如此惟望
皇上哀之放之爲此具
奏以
聞
申請入辭
召命疏
奏爲待
放日久惶急祈

哀少追公私憂累事該臣昨於去年十一月中
具有辭
恩第八疏差家人王劉齎捧
上進未得
報音疑此疏介在新春
禁封之日未得
上進又疑王劉在途病阻或別有他故而阻臣
遷延報
命之責輕而故違誤
國之罪重以此不得不急有今日之請惟
皇上幸哀聽之臣之衰朽一入新春便成七十
六歲人而所患聾瞽痿痺健忘諸疾日以
加甚眞天地間之棄物狼狽求免非以爲
名直是螻蟻貪生禽犢愛子故且從
皇上乞晷刻之命耳乃天不祚臣臣男衡業于
前月二十九日病故臣亦且以哀苦喪明
喘喘待盡一步不能行一人不能接矣其
在今日千言萬語止求一

放披肝瀝血了無他疑而自
皇上觀之則天下無有真病真苦之閣臣自外
廷觀之則天下又無有真欲去真不欲出
之閣臣如此上下相迫叢于臣身而臣寧
復有逃死之地救過之所否也今流言又
見告矣甚而揑爲臣同官肺腑之陰謀父
子涕入之私語舉皆言動無非竊鈇嘻笑
怒罵盡成疑網而其又甚者摭臣平生最
相反之事誣以刻傳疏稿若果有之則坊
市必有刋板言官必嘗親見而何其傳布
者止于密揭辯疏之外無聞也記得去年
九月中聞有假給事之疏曾告過
皇上徧送各衙門誠恐日後久遠仍有揑妄混
真理外傾害者昔宋臣鄒浩諫立劉妃而
焚其疏草後人遂爲僞疏誣浩浩不能辨
以及於禍臣之所慮獨有此耳至其餘紛
紛口舌一毫無據三思其故總之爲臣一
揭觸忤言官招之假然雖首發臣隱而臣

終不敢全以爲非亦終不敢自執已是惟
至于今寃痛已極始間摘一二言之然竟
以亡男臨訣丁寧之誡不忍多辯而此外
更有哀中不暇辯病中不能辯及心迹顯
著而不必辯事情猥細而不屑辯者惟望
皇上哀臣放臣別揀老成忠正爲衆心所屬者
如沈鯉郭正域等置之密勿以爲衆正之
倡庶朝端寧靜而臣之死生皆有餘安矣
臣臨本不勝涕泣懸望之至

申明
建儲原議疏
奏爲孤忠未明仰累
聖德謹將
原諭原揭備録
進呈以干
電察以雪沉寃事臣之被謗經今二年除事非
緊關情屬曖昧者臣已都忘謗人姓名不
復追辯外惟念

國家大計莫重於
建儲彼時上有
皇上親裁親諭之手札下有微臣累疏累揭之
愚忠可證于青天白日之前者今盡爲流
言所掩至謂臣陰持兩端故主張
三王並封之說爲
上文過臣之迂濶竊有慕于古人入告外順避
人焚草之義以此寧自受侮受謗而不敢
將前後
諭揭傳布中外以負初心乃臣之亡男衡獨私
勸臣
聖恩如此與唐虞君臣都俞吁咈景象何殊今
但有尊藏
御札而不繫之某年某月某日
皇上爲某揭降諭終屬欠明臣久銜之而未發
也偶以去年秋久病移牀檢出書箱一隻
緘謄甚密題有緊要文卷四字因而起封
閱之則皆臣男手自標録各署有年月日

期併次第

御筆批荅之語歷歷甚具臣乃爲之呼天慟哭而嘆曰自古曾有此明主良臣應荅如響如臣之遭際者乎又曾有此忠臣孝子片言隻字不遺如士男之用心者乎特苦字畫潦草不堪進

御爲此再録一通呈

覽不惟自辨且亦見我

皇上始終處分此事先以人言激聒而稱遲從

以

聖心久定而立決原無一毫過舉而何待于文也記得當時建言得罪諸臣别臣于邸第

臣語之曰公等放心

聖上處此大事決不會差今竟何如而尚可苟事包容不發一言也總之言官之意非必欲造此殺臣不過欲阻臣之出疑臣出而修怨耳然臣惟必不能出也故得恃頑恃野具有今日之疏使其勢尚可出心尚欲出萬

宽可以口訴萬疑可以面質連此疏亦不復
上矣而矧於大臣修匹夫之怨盛世興鈎黨之
獄臣雖不才亦何至喪心如此共抑臣聞
外間之議以
皇上厭薄言官故屏一切章奏不復省覽則臣
請又有以解之夫臣之累揭不過勦述外
廷常語無他奇也而
皇上每爲之動容降色手自答諭然則彼此一
時大小臣一體昔何以朝奏夕下如此之
速今何以累歲留中　此之遲
皇上萬幾之暇試將臣所進
諭揭觸類思之從此日月之更風雷之勇在
聖念一轉移間耳臣不勝臨本懇切昧死待
命之至爲此并録
原諭原揭隨本
上進以
聞
九辭

召命疏

奏爲病急呼

天懇祈

赦罪放生以全

恩造事臣之辭

恩已涉再期先於萬曆三十六年十月中差有

家人王劉齎本

上進行至中途遇盜殺死臣男衡隨以次年聞

信驚憂不食嘔血數升而死死後一月臣

隨具疏懇請

哀放待

命一年至今未報于時臣懷有兩疑一者疑喪

病不祥之言非所宜聞于

御前或

上意已厭而不即發乎二者疑

上意未忘遺簪舊履之思欲署不忍下筆乎夫使

上果厭臣則當亟發

嚴旨治臣壅

命之罪若
上果未忘臣則亦當信臣之不欺早
賜批允使廷臣明知
上意之哀臣臣果不能出永絶後議可也今徑
從中寢使言官更以此疑臣之不辭甚而
謂臣有未忘榮進之想以致臣跡愈孤臣
病轉劇自去年七月初三日以來得患瘧
痢嘔泄等疾纏綿半年一床上下必得數
人攙扶一步行走必得數聲喘呻目盲不
能見人手戰不能作字臣之自揣非但
朝堂之上永絶望見之緣亦恐人世間無復久
長之理矣幸而偷息未死又入新年且安
知蒼蒼者不以此故折困臣使之備嘗諸
苦厭見不祥而後奪之旦夕之命乎即今
每念
上恩肝膽欲裂春暉寸草敢忘報思而以命在
懸絲既不能扶服詣
闕身復在野又無由縮地干

恩展轉思之惟有伏而聽
命不得
命而再辭遲之歲月示不敢同在朝諸臣狎
恩亟請差爲無負耳至于先差催督行人惲厥
初坐守三年進則苦復
命之無詞退又恐官守之久曠聞厥初亦自有
兩疏爲臣乞
哀而未見
發下此亦臣前所謂大小臣一體總之在
皇上手足恩顧中而何忍見其爲臣煎熬困
一至此也臣今不惟自苦兼亦代爲人苦
如蒙
上念天言之重下憫使節之勞收回
成命免其久待仍
檢出厥初原疏下部題覆而臣庶乎公私兩全
死生不朽已抑臣又惟身既負
恩不敢更煩
聖明留戀致稽爰立大典所以去年辭疏中僭

推沈鯉郭正域自代今邸報久傳二臣不
與問之齋本人茫然不知或恐抄報人遺
失或又恐寫本人擅刪今復補綴二臣名
懇求
早賜批行亦見病臣終不能出萬無虛假至情
也爲此不勝危苦痛切之至謹具本
上進以
聞
十辭

召命疏
奏爲自劾偃蹇壅
命之罪懇
天亟賜放黜以肅
朝綱以終
恩造事臣伏自本年三月中再
上疏辭
恩候
旨留中未發者又半年逾矣愚不知量猶尚以

皇上舊恩攀緣窺伺期必得請而後已豈不煩
而可厭第未知
上意果厭臣否也而臣先已自厭矣所爲自厭
恩其說有二一者犬馬病身未先朝露居然
刑列姓名于仕籍之首二者先差催取行
人惲厥初爲臣坐守三年不進不退尚未
聞還
朝復
命之期臣之不才自累累人至此不惟自厭其
餘榮且亦自厭其餘生矣所爲疑
上意未果厭臣其說亦有二一者或謂臣久侍
帷幄効有微勞未能忘簪履之思二者或謂臣
引避流言故置不理用以絶讒間之路揔
之由
皇上深心密眷匪夷所思臣亦豈遽甘暴棄者
乃不幸天已錮臣目已盲矣足已跛矣一
床上下必得數人攙扶而尚慮傾跌矣咫
尺之書必經衆眼翻譯而身不能自辯矣

可憐千載遭逢一生遇合而支離困苦如
此臣之自審不惟永無見
上之緣即欲引身避讒而讒者恐愈以有詞矣
三復思之畢竟無策將復以輔臣乞休援
有故事妄覬夫廩之給則爲靦冒無耻不
復成人抑將以草野恃頑坐而候
旨偷假歲月之安則又爲偃蹇不恭得罪愈重
查得近來邸報南北大小諸臣但有乞歸
未遂擅離執掌者我
皇上赫然震怒人人盡以
嚴旨竄謫無所容貸法者天下之公也豈可備
責於庶僚而獨優於輔弼痛舉當官離次
之罰而故逭在籍方
命之誅臣雖不才頗亦思先年侍
上以執法無私見取茲何忍見
朝綱自臣而壞
主威自臣而褻爲此萬不得已懇求
盡削原官及將催取行人

趣召還朝不惟示天下至公且使臣粗安畎畝
生爲續命之人永絶塵氛死爲瞑目之鬼
其何榮如之何感如之
皇上若猶未聽何不試比類而推即今一命登
朝之吏人人莫不求榮而臣求辱繁言絓
及之臣人人莫不自辯而臣自劾亦足明
臣病之必不可爲臣力之必難奔命矣臣
臨本無任哀祈戰越之至
臨終遺奏疏

謹
奏爲負
恩戴罪臨終瀝悃以畢餘忠事臣以僻灭陋愚
遭逢
明聖荷蒙
皇上置之寄勿俾賛樞機圖報不終寄命草野
又蒙
皇上不遺簪履
優詔起臣累疏控辭未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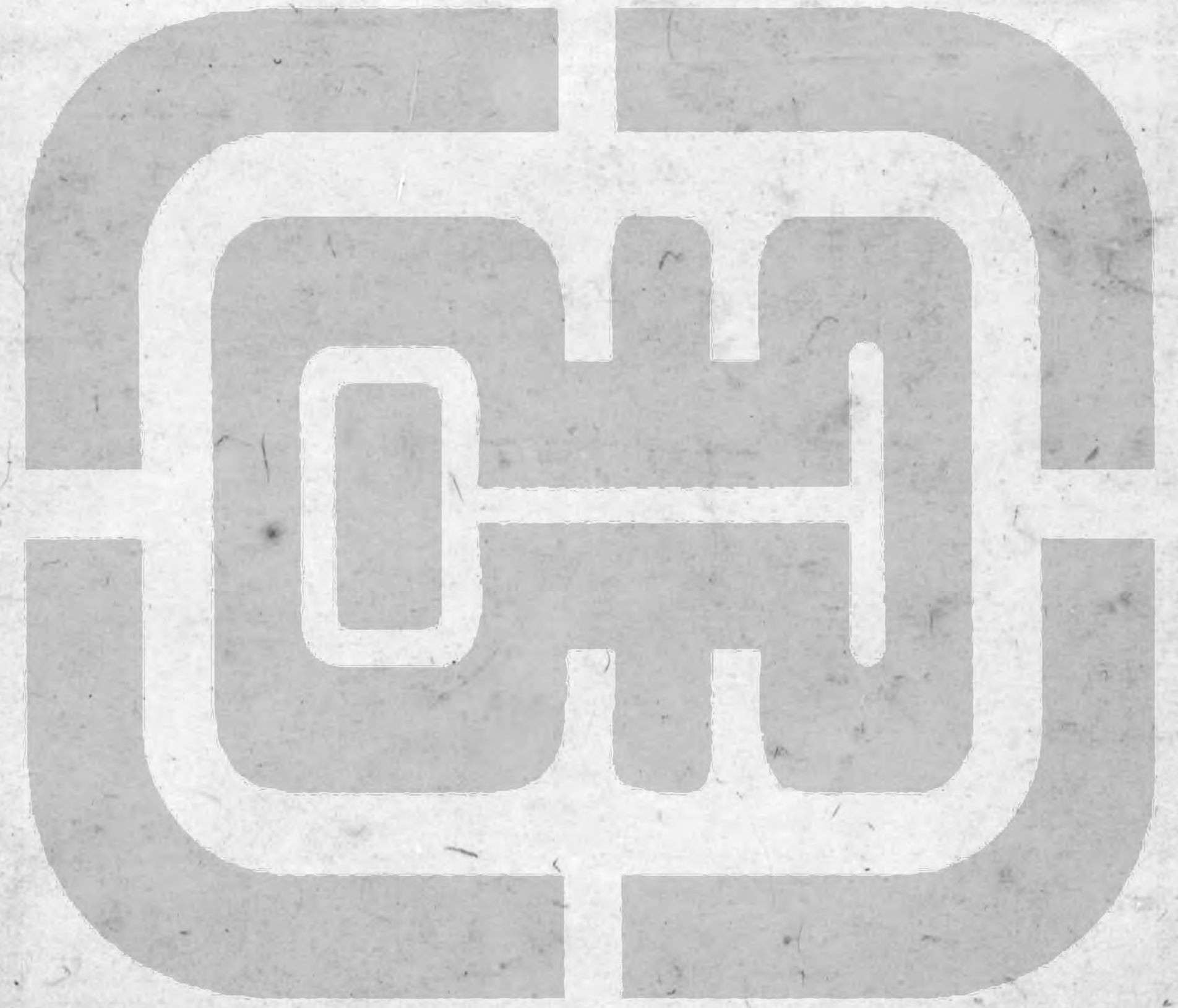
俞旨緣臣運數乖蹇年齒衰遲負
恩日深抱痾日甚迄今偃卧床簀命在須臾臣
聞之鳥將死而鳴哀人反本而言善及茲
寸心未展一息尚存敢以垂死之言仰瀆
蓋高之聽伏覩
皇上聰明首出英毅夙成方當享
國祚于綦隆迓
天庥於滋至臣何敢妄議
朝政輒有指陳然竊見近日
祖宗舊章漸至于陵替
國家大政多廢於因循邊方之釁隙已萌財
計之空虛已及人才之擯棄可惜民心之
嗟嘆可虞臣愚伏望
皇上少垂
聖慮曲採瞽言首勤
儲講以重
元良速發章奏以振
朝綱備設官僚以理

國事收廢棄之才以從人望罷抽稅之使以
慰民心節
禁廷之供應以裕資儲捐
帑藏之積餘以濟荒乏凡臣昔日之所盡言
而諸臣之所屢言者惟
皇上採擇而斷決焉臣雖無路號天亦含笑入
地矣臣待盡游寬力竭氣索不知所云伏
惟
聖明矜察臣不勝懇切效忠涕泣哀控之至

奉
聖旨覽遺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
知道

王文肅公文集卷五十三終

奉

聖旨覽遣奏忠愛切至朕心惻然知道了該部

知道